

深入浅出 澄怀取象 ——读刘伟生《世说新语艺术研究》

罗 慧

读《世说新语》,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,性情飞动、风姿流雪、言语机辟、画笔巧拙,皆是可怀之物。但研究《世说新语》,它那灵动的机锋就变得左右逢源、无以捉摸,人物流转如同珠玉,爱不释手而难与细言。研究它的艺术特色,更是天地间探其潜脉,灵韵中求其神思,绝非易事。刘伟生先生《世说新语艺术研究》正是这样一本不容易的著作,^[1]其文字,朴实处见其巧思;其论说,沉稳中得其大略。对于《世说》一书,作者深入浅出,以虚静之心明照魏晋时人的深情幽韵,澄怀取象,以宽广之思见彻撰书者笔端摇曳的旨趣滋味。

作者颇具匠心,从“体——势——用”三个方面:立体以明,取势以分,合以为用,全面论说了《世说新语》的艺术及其价值所在。全书分为六章:(1)第一章为“体”,明辨《世说》文体;(2)第二至第四章为“势”,解读《世说》志人、叙事、语言三方面的艺术特点;(3)最后两章为“用”,第五章细录《世说》中所载文献目录,又及文学批评之域,具有文献学及文学批评史的意义,是其用者一,至于其艺术影响,勿庸置言,为其用者二。综观全书,既有高屋建瓴的论断,又有微观的细致分析,同时不乏理性的阐释与生动的描述,在历史演变的视角中关注《世说》的定位,实现了对《世说》艺术研究成果的超越。正如序言所说,此书是目前对于《世说》艺术研究最为全面的一本著作。

先说辨体。对“《世说新语》是不是小说”这一问题,在古今、中外文体概念内涵差异甚大的背景下,急于给定论不免有些武断,加之近现代文学研究受到西方文体概念的冲击,小说概念变得更加繁复,使用这一概念亟需辨析。作者勾联历史文献,发现古人所云“小说”有一个“名、实相分到名、实渐次一致的演变历程”。^{[1]3}最初的“小说”概念核心并不在于文体,而在于其道术小而“可观”。庄子、荀子言

下的“小说”倾向于“小道”;“汉人小说的核心要义还是在‘小道’,其余要素都是从‘小道’这一核心内涵演绎而来的”,^{[1]6}所以,小说家能居于“诸子略”之末流。进而作者强调,沿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诸子略”而下的史志类目录中所载录的“小说”一门,始终是与道术相关,而非叙事文体概念。现代意义上以重叙事、虚构为主要特色的小说观渐显于唐宋传奇作品,名实渐合,这即同于鲁迅言唐人“有意为小说”。然而唐宋传奇,发展到明代流行的通俗小说,仍具有明显的史家特色,其创作动机近于补史家之阙文,又及近代呼吁社会改良的“小说界革命”,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始终未能摆脱“小而可观”的功能追求。《世说》正是此种小说概念之下的创作,其文体特征应当置于历史与小说之间,它既是历史史料的记载,又具有小说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因素,截然把它归入某一类都不够稳妥。在此思考下,作者将《世说》视为一个独特的文体,依据郭英德先生文体结构系统的四层论:体制、语体、体式、体性,以自己的解读为基础,融入时代风尚、古典文论相关观点,解决《世说》文体特征这一难题。《世说》为“短章小语以类相从的无韵之笔”,其语言清简玄远;以意象叙事,既注重细节描写,又有玄远论议;以清淡为描述对象,也使《世说》呈现出简远、答问、娱乐的特点;而注家所做的巨大努力,恰恰加深了清淡的史实性,将《世说》的文体属性向历史史料拉拢。作者对《世说》文体归属问题的回答避免了是与非的简单二元论,从文本本身出发,这是很周全的方式。

次说其体,体又有人、事、言三者。《世说》一书,是“志人风流”的,^{[1]59}载录的风流秀出者,即“姿容美好、行为任性、擅长玄谈、醉心文艺、不事实务”者。^{[1]61}画山水者,胸中自有丘壑,撰录对象风流可

收稿日期:2008-12-29

作者简介:罗 慧,女,湖南湘潭人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。

怀,撰者亦当明鉴洞见。作者以文会意,揣摩撰者胸中之丘壑,探究《世说》如何“传神写照”“澄怀味象”。与文章对“风流”意趣的诠释相谐,作者通过“姿”、“行”、“语”、“喻”、“借”五个方面,姿以出其神,行以显其形,语以明其性,喻山水以达其趣,借他人以衬我,指出《世说》中的人物既有“略其玄黄”的勾勒大体,又有取象入微的细琢点睛。魏晋人的风流,撰者的玩味,及作者的独到理解无不体现在其中。

《世说新语》的“事”亦不离“风流”二字。作者在比较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异同后,明确地论到撰者的创作意图:“刘义庆无意著史,而有意著人风流,所以既不以完整的事件为线,也不以整个人物为本,而是全采轶闻闲事,以风流的具体表现为类目,将这些花絮分入36门之中。”^{[1]101-102}所以,撰者隐退自己的立场,借他人之语,或以语录方式,或以戏剧方式,虚化时空,进行诗性的叙事,同时在类目中寄寓着潜层的叙事意图。同时作者又注意到,撰者隐现立场,让人物填充文本叙说,并非进入绝对的无我之地,其高标“风流”的趣味取向实在,左右整个叙事与结构。从创作者的动机切入创作者的叙事,论说得以更加深入与充分,同时能昭示给读者更多的信息以便理解撰者的书写规则,反过来,把握规则之后又能更深一层理解撰者的意图。就此意义而言,撰者是叙事的主导者,也是研究者的引路者,研究者又是规则的发现者,《世说新语艺术研究》大体的研究思路即是如此。

“语言是《世说新语》的最佳切入方式。”^{[1]126}前人誉《世说》“警咳成珠玉,其美之所在,言者颇多。作者的眼光独到处在于:透过《世说》清远、简省、自然、隽永、谐趣、智慧之美,充溢的生命之力,有节制的事典及错落整齐的骈对,开掘出了与上述风格相联的内在成因。清谈的美学追求、短章的文体约束、撰书者的工夫、地域文化的熏染与语言本身的发展,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全面的解说。此外,作者还不厌其烦地深入其特殊词群,以此寻索魏晋时人的才情与放达。在开阔思域的关照下,他评《世说》中的语言为“中古语言的多维聚合体”,可算是水到渠成。

其“用”指《世说新语》于后世文学的意义。《世说》及其注,成为后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,一方面是因为它相当真实地记载了乱世之际的文人生活场景,更重要的是,另一方面,它记载当时许多重要的文学史料。作者从文籍、文体、文论三方面纵揽全书,爬罗剔抉,以时相系,以类相从,梳理这些文献,可谓细致工夫,实为可贵。作者

还进一步考虑,《世说》所独具的亦史亦文的文本特色,给后世模仿者提供了参考的可能;它对文人轶事的倾向成为后代诗话、赋话的选材取向之一;它对人物才性及作品之间联系的关注成为催生《文赋》与《文心雕龙》的历史条件之一;魏晋时人对形上命题的追问基本成为后代文学理论重要的命题。这些观点是很能启人心目的。此外,作者对《世说新语》与具体批评方法之间的探究。魏晋借象喻人与后来意象式批评方法,人物品第与文学批评的层级结构,秀句摘引与秀句选本及摘句批评之间潜在关系的揭示,足以说,作者在《世说》影响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是“全面而深远的”。

对于《世说》的艺术影响,作者选取了三个典型:杜诗、晚明小品及《红楼》,从两者之间的因缘、显像及底蕴,作者十分仔细地对比总结,沟通四大文学经典的形、神、气、格中的相似处。作者的才气显现其间,使《世说》一书的文学价值得到极大的发掘,更使《世说新语艺术研究》一书不局限于单个对象的研究,呈开放与辐射状地发散着文学艺术研究的光辉。

孟子云“以文会意”,强调追寻创作者的“意”。郑板桥曾论竹云:“意在笔先者,定则也;趣在法外者,化机也。独画云乎哉!”^{[2]199}撰者的“意”为贯穿全书的潜脉,法外生趣,乃是随机所得,创作者的意与趣对于艺术品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。刘伟生先生从撰者这一角度研究《世说》艺术特点的生成原因,可说是为《世说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。同时,他将《世说》置入文学历史之河,前后勾联,使《世说》成为一本散发着生命力与感染力的著作,这也是本研究极具意义的地方。

然而,前有所说,既全面又精深地论说《世说》艺术,不是件易事,即便有深悟,也往往容易“妙处难与君说”。作者论说追求全面之时,也就在某个地方不够深入,如著作的核心概念“风流”之义的转变,及撰书者在整体框架的潜在叙事意图有匆匆收笔之感。当然,这些不过是白璧微玷,就整体著作而言,读者是受益匪浅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刘伟生. 世说新语艺术研究 [M]. 长沙: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08.
- [2] 郑板桥. 郑板桥文集 [M]. 卞孝萱, 编. 济南:齐鲁书社, 1985.

(责任编辑:李珂)